

第一编 教育的渊源

第一章 生活在幕府末期至明治、 大正、昭和时代的人们

自大正至昭和初期到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约 20 年间，虽然日本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大正十二年（1923 年）又遭关东大地震的天灾，然而此间国内关于紧缩军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张甚是强烈 处于所谓‘大正民主’的社会氛围之中。

目前尚健在于世的 70—90 岁的老人们便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时生活艰辛但自然环境丰厚 放眼望去满山郁郁葱葱 海滨环抱白沙、青松 美不胜收。孩子们尽情地融入大自然并从中汲取勇气和智慧。当地的人们无论是在农村、市镇 还是在学校、商店 都相互熟悉而且彼此友好。

亚洲的形势是日本欧美列强竞相进犯中国争夺更大权益，中国上空乌云密布 形势紧张。1912 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然而北洋军阀力量强大与广东革命政府对峙，继而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加剧，掀起了包括地方军阀在内的扩大到全国的内战。加之自然灾害的袭扰迫使穷苦人不得不以卖妻鬻子换取柴粮度日，民众苦不堪言。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借机单方面提出“对华二十一条”，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北洋政府不得已表示接受“二十一条”。被激怒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谴责日本的野蛮和中国政府的无能并将这一天定为‘国耻纪念日’。

1923年中国要求“废除二十一条 收复旅顺、大连”遭日本拒绝，此举震撼了中国各阶层，从京汉全线罢工开始，扩大到上海全市罢工、罢市，点燃了全国性抗日烈火。继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达到顶点，终致各派政治势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实际上正是“对华二十一条”使得中国人民奋起，成为日中两国长达15年交战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卢沟桥“七七”事变和第一次上海战争成为日后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线。

一、 诞 生

我润泽于母亲胎里，被包在粉红和橙色之中。这是一个雨后闷热的夜晚，经过两个小时的阵痛，在母亲的鼓励下我紧握双拳，配合母亲降生到这个新的世界。母亲为了忍受生我之苦，竟在枕边衣橱把手上拴了绳子，用力拉绳助我降生。

母亲曾对我说：“那是在黎明前，也是一个酷暑的夜晚，你是个特别大的婴儿，生你可真不易，当时如不狠命拉紧拴在衣橱上的绳子还真没那么大的力气呢！”

我这个大胖小子突然呱呱坠地为母亲、父亲还有奶奶带来了无比喜悦，父亲吊在嗓眼儿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我的出生为他带来一股忘记疲劳、不顾一切的力气。生我那天父亲真地累坏了。我这个大胖小子几乎彻夜号哭，奶奶又为家中生计不得不早早地去市上卖西瓜，苦了父亲一人。虽然困得要命也只好边为大我两岁的姐姐喂食边自己扒口饭，上班前还要记了日记才走。因为处理公司的通信录和必须清理未干完的工作，父亲很晚才回家，致使他竟然怀抱小文姐姐在厨房鼾声大作。由于父亲睡眠太少，日记

中将我出生的第三天早晨误记为第四天早晨。后来更正了日记上的这个日子。

长辈为我取名太美雄。是八姐弟中倒数第二人，实际只有七姐弟，因为大哥在我出生很久前便辞世了。

二、早逝的博信

大哥博信很聪明，只因后背生了肿瘤，虽经手术亦未奏效，仅以五岁虚龄便夭折了。因系头生，母亲极为悲痛；不曾记得父亲讲过什么，但我从自己长子的早逝领会了父亲当年也一定有“想以自己的性命换回活泼可爱的孩儿”的沉痛心情。

无论是在小学、中学、师范的读书时期还是战后，甚至在东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只要我在家，便是母亲干家务的好帮手。每当学校的假期回到家里，我会立刻带领三个小孩儿和母亲一起上山、下田干活。我特别喜欢干这些活计，也常常换上工作服，带上现成的零食去晾红薯干。有时带领孩子们高兴地抄近路攀登后山险峻的盐道；有时将东西装在手推车上，在新筑的平坦大道上追逐走在前面的母亲。虽然绕远，终究跟母亲在一起，其乐无穷。

母亲，每天几乎无休止地默默干活儿。每当日落西山结束当天工作，将要带回家的东西打包和整理工具时，她常常边伸直腰边多次谈起博信大哥的往事；她那沉重的面容似乎在向我说：“正是为了讲这段往事她才默默地干活。”

盐道是从一万年前（绳文前期），由于交换盐和黑曜石而发展起来的连接骏河海湾与信州之间的一大通道，中世纪由当地横地氏家族加以保护开发。对于今川氏、北条氏、德川氏等争霸天下的战国大名，则是战略上重要的补给、运输道路。——译者注

她边眼盯远山边说：“就像这样的薄暮时节，总能听到来自池塘那面的博信的喊声，令我欲归不能。要么是他玩耍时的笑声，要么就是哭声，最后总是呼喊‘妈妈，妈妈！’可怜的孩子让我心碎，我也好多次好多次地向着大山高声呼叫‘博信！博信啊！’山间的回音尤其令我难忍。天渐黑下来了，‘博信啊！你一个人往哪儿去，回来吧，快回来吧！’我越发想跳入池塘结束自己。”

我五十多岁时，一次和母亲一块儿上山，她说：“博信这孩子小大人似的，有一次跟我们说：‘今天刮东北风，冷啊，夜里一定要下雨，你们要早些把晾晒的红薯干收了吧。’大家都吃惊，这般小的孩子竟然如此懂事？”他背上的囊肿是很重的恶性瘤，脓流得很多，他常喊痛并且倔强地说：“爸爸，大夫都是傻瓜，把我弄得这么疼，手术时再这样痛我就变一缕青烟跑掉。”但他终究还是早逝了。

我和大哥完全不相识，他大我二十来岁，但是，只要兄弟姐妹中有人早逝总会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那时我特别可怜母亲，就想以多多地帮她干活来温暖她的心。日本战败，经济稍有好转后，一日，母亲说：“家里有四个男孩儿，即使战死一个也是没办法的事。”当听她这样说的瞬间我猛地一怔，心想：“活着回来错了么？我和弟弟总算活着回来了，为何如此冷漠？”实际上是我的想法太肤浅了。万一我们战死沙场，也许母亲会惊慌失措。看看旁的家庭，有的只一个儿子也死掉了；有的家三四个儿子全死掉的也有。他们家里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该有多么痛苦，为什么咱自己家的儿子就该生还？看来母亲是早就下了决心的。事实上弟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深山里瘦得如同幽灵，他是带着满身皮肤病回来的。紧挨我的姐姐，她丈夫是屯兵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1944年被派往莱特岛，一次靠他水性好得救，还和弟弟在战场见过一面，后来他重登莱特岛，经一场恶战而战死。

三、富 久 姐

大姐富久生于博信大哥死后。父母当然盼望生个儿子却来了个女儿，他们可能挺失望的。富久姐下面还是个女孩儿，全靠这几位姐姐带大了后来出生的四个男孩儿。自然母亲也得益于她们，但这并不是说母亲的生活就很轻松，她将解脱了孩子缠绕的那份精力全部投入到栽种水稻、红薯等田间劳作中，她总在念记七个孩子能从她的劳作中得到更多好处，直到 87 岁倒下为止从未间断。

每逢富久姐与我们相会时总说：“弟妹多 我便成了牺牲品。”我们家只有她没能升入高等女学校。直到富久姐成了老太婆，还在责怪我们妨碍了她升入高女，暗中向我们诉说：“只有我作出牺牲 出去赚钱 你们才得以读到中学。”

我总是将富久姐看成一位文弱女性。当时出身贫寒的女孩子除靠自学和努力奋斗外别无他途。在她死去的几年前的八十寿诞上 她仍在说：“本来我也特别想上高女 如果我真的上了 绝不会比谁差。”确实在姐姐她们那个时代 社会很封闭，一个女孩子是否读过“高女”会为她们带来差别很大的人生。那时，只靠个人的才能和努力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富久姐 14 岁高小毕业 就读于“准教员训练所”自 16 岁开始任小学代课教师，虽说她个子略高，仍算得上是一位既白净又可爱、略带稚气的女教师。最初是在邻村的白羽小学任教，从家到那里要走三小时。每天她都怀抱母亲为她做好的盒饭，身着短外褂和裙子，脚穿木屐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她羞于个子太高总是走在马车的车辙里以显得矮小些。在天短的冬季归途，西风从横向

高等女学校简称“高女”相当于“女子初中”。——译者注

吹打她的身躯，山边路又黑得早，真苦了她。现在那里仍很偏僻，叫“堀之池”，道旁确有一个大池塘。过去因为那里有个标示白羽的神社位置的红色牌坊，所以人们叫它“牌坊坡”。这一带没有住户，除茶树田便是随森林起伏的山路。

走过这段山坡路再过牌坊前面的平坦地段登上最后一座小山岗便是开阔的南侧，明亮的沙丘与远州滩尽收眼底。穿过白羽神社的林区，眼前的海滨山岗便是白羽小学的所在地。

那时无论哪个家庭都是又穷孩子又多，不消说根本没条件学茶道和插花这些日本女性的传统技艺，就是学裁剪，也是既没钱又没时间。更不能妄想在家学些当新娘子的各种必备知识。人们只有一个想法：尽早出去找个工作给家里补贴。农家的女孩儿，小学毕业便立即到滨松或丰桥的工场当纺织女工，而且将工作所得全部寄回家去。

我也曾听母亲说过：“哪家哪家的谁谁活干得好，寄了钱回来，真了不起”这类的话。

作为崇尚学问的父亲而言，一定想让大姐晋升高一级的学校，然而他不得不含泪勉强让姐姐进了教师训练所，毕业后谋职于学校。估计当时父亲是以“边工作边自学取得资格转入正式教师行列”为由说服了姐姐。无疑，这是由于家境仍然贫寒，又接连生了几个弟弟妹妹导致大姐难入“高女”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当了两年公务员的父亲辞掉工作转为教师，当时他用于自学的费用和时间委实不少。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富久姐小学毕业 那时父亲的月薪是25日元上下。当时物价 明信片一分半、铅笔半打五分、鸡蛋一个二三分 每年孩子需服一次的打蛔虫药（海人草）一袋二分、驱蚤粉五分、女式和服袖领十四分、自相良镇到相邻的川崎镇的马车费二十六分。总地说生活阔气了，处于自给自足转向消费生活的时

代花销多了。

因弟妹多 富久姐过早出去工作 所以她不会做厨房和裁剪等活计。后来在她年过六旬与二姐一起到我开设的旅馆帮忙时由于她不懂作菜的程序，一股脑儿将刀具、蔬菜全堆在案板上，别人一次即可做好的事她却要反反复复两三次。然而一旦门厅有来客，她便将厨房工作推给妹妹跑出去和蔼地迎接来客。她察言观色为来客带来喜悦的能力极强。她的秉性适合这种工作，从表情也能察觉到她自己也从中得到乐趣，应当说：这是她的天性。她一大把年纪了，仍然陪客人跳舞，显出欣喜的幸福表情。只是她终究逃不脱无子的孤独。每当吃橘子时，如果给她的橘子是两个橘子瓣儿粘在一起的，富久姐会高兴得流泪。

母亲像说口头禅似的经常说：“富久没孩子怪可怜的 你们多照顾些。”我一直将这看成是母亲留给我的遗言。

大姐的两个小姑子都出了嫁 两位婆母辈的人也先后病故 领养了一个与丈夫有血缘关系的男孩儿也长大并结了婚，姐姐再无牵挂。她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全因有丈夫的理解和爱情。并因工作在学校脱离了家庭的烦琐，获得了宽松。16岁开始工作，20岁结婚 家务、裁剪真地干不好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她承认这一切。又说：“我侍奉两位婆婆辈分的老人 深知其中之苦 特别了解媳妇的痛苦 我一定要当个好婆婆。”丈夫 67岁病故后 姐姐将家产全部给了养子夫妇。

富久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未放弃‘短歌’的创作。

姐姐建立的‘短歌会’扩展到郡属各镇、村 可谓根深叶茂。患子宫癌住院期间在病床上仍在作歌，出院后立刻奔赴各镇、村的歌会作歌并召开评比会。她完全不以教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和大家一起寻求心灵的共同点，一同颂咏大自然。

由于丈夫的逝世和自身的病痛 加深了富久姐的悟性 所以她

写的短歌的意境更加扩展了。短歌爱好者们聚在一起作歌，相互吟诵，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光辉。她热中于短歌，把一切寄托于短歌，这比医生的药物更能给她生命的活力。医生通知：“不会很久了”，我们赶去看她，而我们看到的是姐姐正热中于作歌。她对我们说：给她的最好礼品便是新添作的“短歌”。每当我们带上新作去探视她时，总能见到姐姐眼中蕴藏着充满活力的气概。

二姐、三姐，都被富久姐热中于短歌所感染，变得喜爱吟咏短歌了。

晚年，在她年越八旬，几经手术难能出行时，再也听不到她的“如果我也上了高女，绝不会比谁谁差”之类的牢骚和对社会的评论了。只有短歌的写作始终伴随着她，也许这便是她得以超越死亡的艺术。

作为七姐弟的长女，富久姐始终操心弟妹，甚至不回避面对死亡窘态，风趣地将新作短歌拿给我们看。

“谢谢你富久姐 再没有你这样出色的临终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发认清了富久姐为何如此面对人生。

富久姐讲的童话带给我快活，记得有：“猴子和青蛙从农家偷烙饼的故事”、“洞穴中的小人国的故事”、“割除瘤子的老爷爷和鬼的故事”、“赫夜姬的故事”等等。富久姐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她享年 84 岁。

“ 我的母亲 ”

朝阳补升奔学堂
手捧饭盒热腾腾
恰似心怀兹母情

冰天佛晓冻指寒
借助饭盒聊取暖
疾驰三里读书忙

光艳照人圆发髻
迎来家母初嫁时
祖母赞誉语不绝

圆发高髻家母慈
相偕出游逛庙会
欢畅喜悦似梦幻

负笈担簦子女七
父赖家母一片情
恭侍祖母有家慈

焦急久待游子归
被褥巧絮几多床
慈母盼儿早日回

人老今日似菩萨
弟妹孝道心切切
勿令慈母泪沾襟

看望病人

夫君自觉寿将尽
怎奈我哀口水寒

悲从中来心犹颤

亡夫素喜好冠戴
睡帽潇洒盖我头
风吹飘飘惹人爱

严厉受责处泰然
貌似病魔缠躯体
夫君依然甘如饴

几多病人患人
同室如一家
陪护如近亲

丘陵高耸海滨长
沿途烂漫紫花香
洪荒至今永未央

年近八秩尚安康
来日心绪安且宁
囊括四海纳襟怀

（富久 咏 昭和四十四年〔1965年〕，70岁）

废弃旧线实云近
此番电车快又捷
从容横渡川大井

今朝今世已如斯
曾是端庄文静女
何时奔赴黄沙筵

(富久歌集《海之花》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80岁)

四、文江姐

二姐文江已九十高龄，至今健在。

文江姐经常哄我睡觉。在波浪拍打的海边，她带着我边拾海贝边散步。各种鲜艳的海贝、涛声和海风汇聚成优美旋律飘扬在空中。海、空、海滨浑然形成一个宇宙，奏出清澈透明的音响。

文江姐曾说起：“太美雄胖得像个肉墩儿，又爱哭又爱笑，是个很壮实的孩子。小学五年级时，我以‘胖墩儿太美雄’为题作文，还受到过表彰呢！”

记得文江姐从静冈师范毕业回家的那天，祖母曾带我一起去轻便铁路的车站接过她。身着制服从轻便火车下到站台上的姐姐竟然如此年轻、精力充沛，真把我看呆了。心想：“多漂亮！”

我说：“要当老师了吧，每月能赚多少钱？”祖母赶紧用手指挡着嘴说：“这话不能那么大声地问。”她压低声告诉我：“合三袋大米呢。当时我想‘怎么这么少’？现在想想既不满身流汗也无需在泥地里干体力活儿，每月三袋米着实不错了。母亲、祖母从春耕、插秧直到收割，边担心洪水、暴风、干旱、病虫害边艰辛劳动，一年到头充其量一反炭一反步相当近一公顷，也只能收五袋粮，而一个年仅18岁的女孩子一年下来竟可收入36袋粮，难怪祖母要拿手指挡嘴。”

文江姐最初就任的学校是邻村山麓的萩间村的黑子小学。赴任不久她就以“我们举办 Bazaar（慈善事业的义卖会）我们以多种餐券”的名义招来邻村的顽童们在萌发嫩草的田间小道边推满载

饭桌的拖车一面走一面唱着歌，快活无比。Bazaar 这句英语 对于农村孩子们着实新鲜，我从姐姐那里听到好几次，当时我把它理解为“学校庆典”。

学校 从校门直到食堂、操场、走廊、教室 无论哪里都被万国旗和花装饰一新，孩子们激动不已。在难以比拟的幸福氛围中，到处弥漫着喷喷香气。相邻村镇的孩子们来到这里少不了相互争吵、以强凌弱。然而义卖会却是和平的、开放的。这种集会，既体现了村子的富有、村民的人情 也体现了老师、学生们的高涨热情。

姐姐和善地发给大家餐券，人们高兴地到处欢闹并且都填饱了肚子。有生以来头一次吃咖喱饭 够辣的 可大伙儿都说：“好吃 真好吃。”不管怎么说 农家的毛孩子们用碟子和羹匙吃咖喱饭终究是头一次，那种气氛真地像到了法国。

姐姐所在的学校既开放又很有实力，我深深感到那是一所将地区和学校融为一体的好学校。这种认识至今依然如故，当时的万国旗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经过这次义卖会，母亲在家也做起了咖喱饭。她的咖喱饭肉多质优 大家一致给打了满分。每逢节日“咖喱饭”和“鸡素烧”（日本式的鸡肉或牛肉的火锅）便是母亲端上餐桌的最佳肴饌。此外，每当家逢喜事她也为我们做得很多很多。

“保卫生命”

六百歌词留人间
优劣良窳任评说
人生记忆此源泉

农耕季节水满田

灯光摇曳水闪光
心怀农民望明天

内科窗前蝴蝶兰
亭亭玉立竞芬芳
慰问病人郁病房

虚脱吾姊寿将尽
浸水柔绵含口中
好似婴儿尽情吸

祈求野佛多眷护
保我爱子早病愈
蹒跚担簦碎石路

雷鸣充耳夜难寐
万般琐事无端倪
不觉晨旭映大地

坚守风格贯始终
门松失落虽可叹
秋阳静射格门中

鞠躬尽瘁逾半生
花甲之春尚在世
痛惜吾子先的逝

命运来谳否与泰
法师怜惜夏季蝉
诵经高声四周传

老母享年难逆测
晚秋良宵好风光
思念家慈几断肠

今朝又注胰岛素
庆幸有生逾四旬
切望晚辈蒙眷护

朝霭朦胧罩清池
隐约静卧白睡莲
恰似一片净土至

无我境地趁天高
全神贯注击球忙
八五耄耋福寿长

蔬菜畅吸田中肥
脱皮茁壮节节高
破竹之势逞英豪

文江（80—87岁）

吾弟提早十年去
无悔人生饰终结

（思念胜治郎弟）

在一首《保卫生命》的诗后她写道：“生命既是软弱的 也是强大的。保护生命的方法只有一种，它可以成为任何一种。我们本来就该寿终正寝了 但却能保命到 85 岁。‘一病息灾’这句话铭记在心。盼望太美雄多多保重，愿你渡过自己的无悔人生。祝好！文江”

姐姐在日本战败的头一年 35 岁时离开教坛，成为一个毫无经验的农家主妇。在粮食不足空袭加剧的情况下，她除侍奉公婆之外，还接纳了自东京疏散来的婆婆的妹妹和妹夫，并且因外出购物不幸死于火车上的小叔遗留下来的三口人也来到姐姐家，再加上自家的四个孩子，这么多人怎能缺少她这样的家庭主妇呢？

由于过度劳累 45 岁患上了重度糖尿病，几次徘徊于死亡线上，总是逢凶化吉活了过来。

富久姐住院就在文江姐家附近，文江姐一直照顾她至死。是真正的热心护理。

一病息灾幸存至今，终于今年迎来了她的九十大寿，她总是给人以春风骀荡之感。

正是 企望自然死犹生 余生已托起搏器。

五、祖母

晾红薯干

除去早逝的长兄，我在七姐弟中是倒数第二，因而备受祖母钟爱，晚上总是由她搂着我睡。冬天，祖母从澡盆出来身着厚棉睡衣 除围腰外没有贴身衬衣 睡觉裸身上盖棉睡衣 上面再压些被子 特别暖和。

祖母在冬季西风一刮就开始切晾红薯干，这时，天不亮母亲就